

醉翁谈录 宋 金盈之

●卷一名公佳制

○史丞相上梁文（嘉定己巳敕赐府第）

奋身许国，端如柱石之擎天；崇德报功，可使楼台之无地。不有间生之瑰杰，莫成协大之殊勋。方乾坤之气豁尔清夷，宜国家之典举于希〈门适〉。恭唯某官相门勋望，圣世儒宗。尚父素无二心，新传衣钵；阿衡咸有一德，感会风云。挺孤忠于峻之间，平巨奸于盘错之日。祖宗基业，三百载反掌而安；南北生灵，亿万人息肩以乐。腹心鳌极，手翼龙楼。群贤并进于清朝，公论大开于今日。肆酬伟烈，上简渊衷。在相臣体国，固自忘家；而明主礼贤，莫优赐第。地灵阐秘，天纬开祥。于万家圜之廛，得十顷靖深之。栋宇耸高于霄汉，轩窗绝于尘埃。焕然制作之规模，来从天上；恍若神仙之洞府，移在人间。不数晏婴爽垲之居，且异马周佳丽之宅。彰一人之体貌，新百辟之仪形。盖凡有议论，欲问仲舒；而独佩安危，尤资中令。敬请龟卜，肇举虹梁；敢采欢声，式彰善颂：

抛梁东，于赫曦轮丽太空。一自咸池洗氛翳，八弦都在照临中。抛梁南，仰瞩宸居碧汉参。已辩致君新事，业坐看咸五与登三。抛梁西，参井烟光望欲迷。万里狼烽今已息，何须传檄定羌氏。

抛梁北，聘使交驰正如织。百年盟好一朝新，端的皆由公相力。

抛梁上，望外晴岚环碧嶂。不惟宸极伫公归，北斗泰山谁不仰。

抛梁下，燕雀但知栖广厦。几多桃李荷栽培，准拟春风归造化。

伏愿上梁之后，德尊而神泰，心逸而体胖。紫宸口咫尺之遥，清间有十行之宠。君臣干载，永为宗庙之栋梁；父子一门，并纪勋庸之彝鼎。

○水碓古诗

生平志刚坚，打硬铁石觜。而何不自持，受制一泓水。眯目厌扬糠，折腰长为米。俯仰不暂停，瞥荡（音汤）殊不已。廩人欲继粟，仆仆乃使己。车从铮夜雨中，尘秕西风里。亦有济时材，野老勿轻视。邻车久不转，为乏河九里。区区二千石，因而成事耳。

○竹奴文

予以畏日虐昼，几案如炉，乃下竹榻，置庭之隅。设蕲簟与筠枕，将遑暑于须臾。卧既久而不寐，汗如浆而浹肤。挥员Ψ以腕脱（Ψ，所甲反，霎同音。楚人谓扇曰Ψ），咀坚冰而口去。榻、枕、簟之三子，俄趋进以来俱。同辞而言曰：“仆之鼻祖，宅于渭墟。有地千亩，富将侯租。钓月北海者，英主而赴风云之会；龙跃葛陂者，委功名富贵而为刍天衢。逮后来兮孙稚，遂枝分而派居。仆家寒而族冷，无绍介之吹嘘。顾以凉德而猥叨亲近，誓将尽节以夫台

與。今君流汗四洽，气郁不舒，仆等乌可緘举类之口，而不告君以良图？仆有竹氏夫人者，性不热中，体清而癯，傥受君之亲倚，可来爽气之虚徐。君诚召而用之，彰鄙言之非谏。”予应曰：“俞，吾方思之。”乃遣长须三子具口，而竹氏至予。予呼之前曰：“汝以斧斤成质热口，须凭肱据股，纵意所如。非有鹊巢之德，采苹之职，曷为而受夫人之呼？人之称汝，既以重诬，汝辄披襟，于汝安乎？夫金炯有清明之鉴，而袭彻侯之爵（炯，户顷反）；毛颖以翰墨之勋，而掇中书之除。汝非有功有德，可与二君子为徒。今黜汝之僭号，而谓汝为竹奴，盖安名而谨分，顺主人之所驱。无沮忤以缺望，遂衔冤归憾于吾。”竹奴惶恐稽首而进曰：“岂谓是欤？妾久惧弩下而负乘，将乞骸以裁书。辱开陈而是正，庸迪陋以启愚。虽不敏而自忻，得斯名之不虚。敢失言以怀怨，甘贬爵而为下执之趋。”

○约朋友结课檄书

士怀居，不为士，莫辞会友之文；人不耻，何若人，当广齐贤之见。矧国家求士之沼甫及，而郡国贡英之典立行。如临深渊，无宜羨鱼；并驱中原，谁先得鹿？梦回槐国，还惊举子之忙；战哄棘围，肯效原夫之辈？自非磨犀角、擢象齿，安得附风翼、攀龙鳞？惟其一而吹，必也多多益办。《白雪阳春》，虽云寡和；《高山流水》，自有知音。况人人磨铁砚之徒，个个夺锦标之手；文妙“黄绢幼妇”，赋高《乌有》《子虚》。如或一日暴十日寒，岂谓千人英万人杰？欲跨乌骓马，须还扛鼎之人；不战黄鹤楼，争睹降旗之帅？讵可家自为师，人自为学？要知游必择士，居必择邻，幸有王郎司讲及时之得，可无刘氏益坚固姓之谋。过犹不及，惟兹四人，期而不至，其罚五百。凡我既盟之后，吾友从事于斯，点尔何如，异乎三子之撰；聊尔自谓，或有一日之长。待收拾芥之勋，当鼓焚舟之勇。益张士气，横飞得志之秋；大振家风，联名澹墨之上。檄书所至，輿议佥从。

○容膝斋致语

寸地休心，或发置锥之谯；数椽容膝，大胜环堵之居。非坐井以观天，犹乘槎之间汉。{亡木}楠但求于细木，门闾不纳于高车。斤斧沦功，龟鱼荐瑞。某技穷知上，兴尽倦飞。半百年而日苦无多，又余干稔；九万里而风斯在下，安敢肆言？鷓鴣不过于一枝，凤皇如翔于千仞。因山之麓，倚竹为庐。每驻履而少留，必横琴而独乐。尘外欲招于五老，饮中难著于八仙。抵掌而谈，不出橘州之景；曲肱而枕，可追槐里之欢。昼掩卷以盟鸥，夜举杯而劝月。小以成小，斯焉取斯。雾塞华棖，沈沈者所以败也；风生圭窦，绰绰然有余裕哉。

○御书扇铭

故刑部尚书孙公讳直孺，绍兴初侍讲禁中。上以所御白团扇亲书十字赐之

，云：“文物多师古，朝廷半老儒”之句。后十七年，公之子臣枏属某为之铭。曰：

天厌隋乱，唐室代兴，于赫太祖，大入继明。
手持三尺，除残禁暴。日月宣光，风霆布号。
功侔尧舜，德配禹天。卑宫菲食，吾无间然。
贤路宏开，正直是与。儒先首尊，御于帝所。
著为世准，圣圣相因。稽经问道，如出一人。
伟欤胡公，万人之杰。耆儒宿艾，历宗三叶。
扇出上方，宝墨未干。天纵笔妙，宛若龙鸾。
璧月煌煌，光烛室。子孙祝之，稽古之力。

○清醇酒颂

清如秋江寒月，风吹波静而无云；醇如春江永日，游丝落花之困人。借之以涪翁清闲，鉴此杯面绿；本之以李叟孝友，成此瓮头春。

○竹石铭

刘文伯晚景次需之暇，于所居之侧妆饰一轩，潇洒可人。其中一壁，但画竹石而已。刘酷爱之，日游其中。江永之一日来访，刘乃具酒，拉亲旧饮于是轩。永之既醉，忽举笔题两句于画壁之旁云：“此石拳然，此君萧然。”刘意殊不乐。江久乃再续云：“是谓岁寒之操，人与物以俱坚。”刘乃大喜。遂题两句于江所题之后壁云：“壁上有人题好句，天应锡我老何难。”饮坐客烂醉乃散。

○司马公联句

温公退休之暇，携筇为招提之游，其寺之下有峻岭焉。公登是岭，见二人坐于石上，扬然自得。公亦憩于其旁，忽闻二人联句。公不觉微笑。二人尤轻视之，乃言曰：“公亦能诗乎？可联两句。”温公曰：“一上一上又一上，看看行到岭头上。”二人大笑。少顷，公曰：“诗犹未就，再吟两句。”曰：“乾坤只在掌中，四海五湖归一望。”二人相视大惊，知其为大贤，乃长揖而退。

○弃竹杖诗

刘侍郎夔因赴省之时，携筇徒步，道经三衢。临登舟次，以所携之竹杖投于江，乃口占诗以祝之曰：“曾伴仙翁出武夷，艰难险阻有扶持。我今去作朝天客，送汝为龙到葛陂。”识者闻其诗，知此公志量不出人下，是年果登第。

●卷二荣贵要览

○戊辰亲恩游御园录

嘉定改元。五月甲辰，主上临轩策进士。辛酉壬戌，胪唱于集英殿。建安

昭武，正奏名十有二人，特奏名十有七人，宗室取应一人。以六月戊寅讲乡会于聚景园。谢（源明）月光、赵（善恭）作肃、刘（炅）晦伯、窦（思文）文仲、李（正通）彦中、雷（霆）复之、徐（应龙）仲通、赵（善）材父遣书币来相席。邹（应龙）景初先自章贡致馈，至是还朝，复主盟斯会。黄（格）诚之、李（曼卿）仲硕、蔡（以中）正孺、李（桂）景洗、王（洪之）涂叔、真（德秀）景实预焉。调官较艺中都者三十人同席。先言还，弗及与者。时中书舍人太子庶子直学士院邹（应龙）景初禀东宫，面奏得圣旨，特借御园

鉴远堂（御书金字）讲团拜

翠光亭更衣

会芳堂会素食五杯

西斋（系会芳堂西偏，面北开门；一望皆荷花湖，平水如镜。）

凉观（以上四所，并青字御书。从正散柱直入至照壁，深四丈余尺，一架梁下可坐六十余人，更有余闲之地。）

分茶劝酒七盏葷食

花光亭（金御书八角）含风殿松风阁（青字）

凌波亭橘里橙乡

蓼洲玩月亭（八角）露华亭（八角）

莲湖（在鉴远堂前弥望）兰坡

芙蓉径柳屿桂林

柳乌李蹊菊坡

龙舟（皆金妆鳞）

凡四五十所，足迹止到此而已。

○含元殿

含元殿，唐初建造，凿龙首冈以为基，彤墀结砌，高五十余尺，左右立栖凤、翔鸾二阙，龙尾道出于阙前。倚阑下瞰，前山如在诸掌。殿去五门二里，每元朔朝会，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，金甲葆戈杂以绮绣，罗列文武缨佩，序立蛮夷酋长，仰观王座，若在霄汉。议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，未有如斯之盛。

○曲江之宴

曲江池本秦世丰州。开元中疏凿，遂为胜境。其南有紫云楼、芙蓉苑，其西有杏园、慈恩寺。花卉环周，烟水明媚，都人游玩，盛于中和、上巳之节。采幄翠帟匝于堤岸，鲜车健马驾肩击毂。上巳即锡臣僚，京兆府大陈筵席。长安、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，锦绣珍玩，无所不施。百辟会于山亭，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。池中备采舟数只，唯宰相、三使、北省官与翰林学士亡登焉。每岁

倾动皇州，以为盛观。入夏则菰蒲葱，柳阴四合，碧水红蕖，湛然可爱。好事者赏花辰，玩清景，联骑携觞，不绝。

○同昌公主

公主出降，宅于广化里。出钱五百万贯，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。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。又以金银为井阑、药臼、食柜、水槽、金铛、盆瓮之属，仍镂金为笊篱、箕筐，制水精、火齐、琉璃、玳瑁等床，悉饰以金龟、银螯。又琢五色玉器为斗合，百宝为案。又赐金陵银末，其数斛。堂中设连珠之帐、却寒之帘、犀床象席、龙团凤褥。连珠帐，续真珠为之也。却寒帘类玳瑁斑，有紫色，乃却寒鸟骨所为也。又有鹓鸪枕、翡翠匣、神丝绣被，其枕以七宝合成，为鹓鸪之状。翡翠匣积羽饰之，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，间以奇花异果，其精巧华丽绝比。其上络以灵粟之珠，如粟粒，五色辉焕。又带罽毼犀、如意玉，时张瑟瑟幕于堂。其幕阔三丈，长一百尺，轻虚明薄，向空张之，则疏明之纹如碧钿之贯真珠，虽大雨暴降，终不沾濡。或云以蛟人瑞香膏傅之故也。纹布巾即手巾也，洁白如雪，光软特异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弥年，不生垢膩。火蚕绵出炎洲，絮衣一袭用一两，稍过度则蒸燠之气不可衣也。公主一日大会韦氏族于广化里，玉馔俱列，暑气特甚。公主命取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挂于南轩。良久，满坐皆思挾纩。澄水帛长八九尺，似布而细，明薄可鉴。中有龙涎，故能消暑毒也。

○莲池

神庙时，中贵宋用臣凿后苑瑶津池。成，明日请上赏莲荷。忽见万荷蔽水，一夜买满京盆池沉其下，上嘉其能。（下阙）

●卷三京城风俗记

予世居京城，自渡江以来，每思风物繁盛，则气拂吾膺。暇日因命儿侄辈钞录一年景致及风俗好尚，无不备载。行将恢复，再见太平，当知予言历历可验也。

○正月

元旦，天子受朝贺，俗谓之“排正仗”。百官皆衣朝服，贺毕，百官以次就坐。酒五行，太常以乐侑觞（侑音又，佐也）。如不受贺，则诣东上阁门，拜表而已。三日，放士庶赌博，多扑元夕所用百品灯笼之具。人日，正月初七日也。造面茧，以肉或素馅，其实厚皮馒头酸馅也。馅中置纸签，或削作木，书官品。人自探取，以卜异时官之高下。贵家或选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途者，然亦但举其吉祥之词耳。故欧公有诗云：“来时壁茧正探官”之句。前一日，探聚粪壤；人未行时，以煎饼七枚覆其上，弃之通衢以送穷。韩文公《送穷文》尚矣。又石曼卿《送穷诗》曰：“世人贪利意非均，交送穷愁与底

人？穷鬼无归于我去，我心忧道不忧贫。”立春。开封府土牛进入，中开封县土牛。一日，鼓乐迎置府南门上，天下真定府土牛最大。是日，自郎官、御史、寺监长贰以上，皆赐春幡胜，以罗为之，近臣皆加赐银胜。开封府鞭牛讫，官属大合乐宴饮。辨色入朝门，谢春幡胜。上元。自月初开东华门为灯市，十一日车驾谒原庙回，车马自阙前皆趋东华门外，如水之趋下，辐之凑毂。又有灯球、灯槩、绢灯笼、日月灯、诗牌绢灯、镜灯、字灯、马骑灯、风灯、水灯、琉璃灯、影灯。诸灯之最繁者，棘盆灯为上。是灯于上前为大乐坊，以棘为垣，所以节观者谓之“棘盆”。山棚上、棘盆中皆以木为仙佛、人物、车马之像。尽集名娼，立山棚上。开封府奏衙前乐，选诸绝艺者在棘盆中。飞丸走索、缘竿掷剑之类，大率都城灯市所观者；车服罗绮器用之类，所谓车马往来人看人者是也。都人欲为夜宴，则绝无可往处，人多故也。妇人又为灯球、灯笼，大如枣栗，加珠翠之饰，合城妇女竞戴之。又插雪梅，凡雪梅，皆绘楮为之。又有宜男蝉，状如纸蛾，而稍加文饰。十八日谓之收灯。是日，辇声归内，亦稍稍解去，车马渐已稀少。晏丞相《正月十九日》诗云：“楼台寂寞收灯夜，里巷萧条扫雪天。”又《十八日收灯诗》云：

星逐绮罗沈晚色，月随歌舞下层台。

千蹄万毂无寻处，只是华胥一梦回。是诗尾两句盖状其车马稀少，如华胥梦觉也。

○二月

一日名中和节。自唐以来，以是日为中和节。今唯作朝假，亦不休务。然朝士自是日著单衣公服，唯政事老臣犹衣夹袍入宫，见上御单袍，即亟易之。社日。是日有三宜三不宜。人家男女并用早起，旧俗相传：苟为晏起，则社翁社婆遗粪其面上，其后面黄者，则是其验，一不宜也。女子忌食齏，则嫁时拜公姑腰响，二不宜也。学生皆给假，幼女辍工夫，若是日不休息，令人懵懂，三不宜也。小学生以葱系竹竿上，就窗内钻出窗外，谓之开聪明，一宜也。不论男女，以采线系蒜悬于心胸之间，令人能计算，二宜也。父母取已嫁女归家，名曰“归宁”，旧俗相传，是日归宁，则多外甥，三宜也。是日，饮酒治聋，不知所从来。至今此风不替，唯见于老杜诗。寒食节。冬至后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风甚雨，谓之寒食。民闭以一百四十日始禁火，谓之大寒。一月寒食者，今姑不讲矣。今云断火三日者，谓冬至后一百四日、一百五日、一百六日也。唐杜甫《小寒食》诗云：“佳辰强饮食犹寒。”乃知“食犹寒”，则是一百六日也。一百四日为大寒食，一百六日为小寒食，明矣。或以一百五日为官寒食，一百四日为私寒食，又云一百三日为炊熟，以为后三日禁火为烹炮覃汤之具（覃音蓝，汤，土当反）。庆历中，京师人家庖厨灭火三日。是节合都士

庶之家多蓄食品，故京师谚语有“寒食十八顿”之说。又谚云：“馋妇思寒食（馋，土咸切，不廉也），懒妇思正月。”正月女工多禁忌故也。又谓寒食为一月节者，自一百四日人家出修墓祭祀，如是经月不绝。故俗传有一月节之语。是日，世传妇人死于产蓐者，其鬼唯于一百五日得自湔濯，故人前一日皆畜水。是日不上井，以避之。又以枣面为饼，如北地枣菰而小，谓之子推，穿以杨枝，插之户间，而不知何得此名也。或者以谓昔人以此祭介子推，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义。都民不论贫富，隔岁以豕肉先糟熟，挂灶侧，名曰“腊月肉”。至是日，特取净洗而食之，盖预备禁火之意也。今人皆不知其义。

○三月

清明节在寒食前后，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。国朝故事：唯自清明日开集禧殿太乙宫三日，宫殿池沼、园林花卉诸事备具，繁台正在其东，登楼下瞰，尤为殊观。石曼卿诗云：“台高地迥出天半，剩见皇都十里春。”上巳，上开金明池、金水河、琼林苑（三事见《教坊记》详载）。是日开金明池，细民作小儿戏弄之具，而炫卖者甚众，而龙船为最多。大率仿御座龙船及竞渡龙虎头船，其巨细工拙不一制也。自元丰初，每开一池，日许士庶蒲博其中，自后游人益盛。旧俗相传。里谚云：“三月十八，村里老婆风发。”盖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。是日郡府为盛会，争标水秋千之戏，皆如上巳，而观者杂，过之远甚。三月二十八日，虽复为此戏，又其次也。西京多重此日，京城合郡不以朝贵士庶为间，每于此月当牡丹盛开之际，各出其花于门首及廊庑间，名曰“斗花会”。富贵之家设宴以赏，姿倾城往来游玩。都人是日盛饰子女，车马阗街，珠翠溢目，一春游赏，无出于此。旧俗相传：慈恩院有花两丛，花开五六百朵，繁艳芬馥，近少伦比，有僧思振甚宝爱之。一日朝士数人寻芳至慈恩院，时东廊小轩有白牡丹可爱，相与倾酒而坐，因谓思振曰：“牡丹之盛美亦奇矣，然世之所玩者，但浅红、深紫而已。竟未识红之深者。”思振微笑曰：“安得无，但诸贤未之见尔。”于是从而诘之，思振曰：“昔于他处一见，盖非鞶韞所有。”坚求之不已，僧曰：“众君子好尚如此，老僧此实有之，今欲同看此花，但未知不泄于人否？”朝士作礼为誓云：“终身不复言之”。思振乃开一房，其间施設幡像，有板壁，遮以旧幕。幕下启关而入，至一院。有小堂两间，华洁潇洒，轩庑阑楹，妆饰华丽。有殷红牡丹一丛，娉娉开花异常。春阳才照，露华乍，浓姿半开，炫耀心目。朝士爱赏留恋，及暮乃去。思振曰：“老僧保惜培护近二十年矣，谨无出语，使人知之。”经数日，甫及斗花会之辰，有权要子弟数人同到寺，至有花之房，从容良久，引思振至曲江闲步。将出，令小仆寄安茶笈（音及，箱也），裹以黄帕，遂往曲江岸，藉草举杯次。忽有小师奔走而来云：“有数十人入院掘花，禁之不止。”思振俯

首无言，唯自吁叹。坐中权要子弟相顾而笑。却同僧归院，至寺门，见以大畚盛花（畚音本），舁抬而去。取花者徐谓僧曰：“窃闻贵院有此名花，宅中咸欲一看，不敢预有相告，盖恐难于见舍。适寄茶笈中，有金三十两、蜀茶二斤以谢。”是年斗花之会，独此花为东京第一。

●卷四京城风俗记

○四月

八日。诸经说佛生日不同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为多。《宿愿果报经》云：“我佛世尊生是此日，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。”南方多用此日，北人专用腊八。皇间，员照禅师来会林，始用此日。盖行《摩诃利头经》浴佛之日。僧尼道流，云集相国寺，是会独甚。常年平明，合都士庶妇女骈集，四方挈老扶幼交观者，莫不蔬素。众僧环列既定，乃出金盘，广四尺余，置于佛殿之前。仍以漫天紫幕覆之于上，其紫幕皆销金为龙凤花木之形。又置小方座，前陈经案，次设香盘，四隅立金频伽，磴道阑槛，无不悉具。盛陈锦绣褥，精巧奇绝，冠于一时。良久，吹螺击鼓，灯烛相映，罗列香花。迎拥一佛子，外饰以金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其中不知何物为之。唯高二尺许，置于金盘中。众僧举扬佛事，其声振地，士女瞻敬以祈恩福。或见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，观者愕然。今之药傀儡者，盖得其遗意。既而揭去紫幕，则见九龙，饰以金宝，间以五彩，从高巽水，水入盘中，香气袭人，须臾盘盈水止。大德僧以次举长柄金杓，挹水灌浴佛子。浴佛既毕，观者并求浴佛水饮漱也。开封府风俗：以稻并李置采囊中带之，谓之“道理袋”。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。丽景门外，闾阖门、朱雀门内外，相国寺东廊，睦亲、广亲宅前，皆卖此等物。自五月初一日以后，富贵之家多乘车马，萃潘楼下，亦次于七夕。鼓扇者俗造小鼓悬于梁，或置台座上，或鼗鼓，或雷鼓，其制不一。又造小扇子，或红或白或青，或绣或画或缕金，或合二色，以相馈遗。民家是日相尚以槐叶取其嫩者烂研如泥，入沸汤中，候沫起，以醋点之成块。漉出，复研之，和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皆谓是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于姓柏人家求饭，以当之。有医工柏仲宣大保，每岁夏至日，炊饭馈遗知识家。

○六月

六日。开封府皆言猫儿常苦寒，一岁之中唯六月六日一日热。京师三伏，唯史官赐冰，百司休务而已。士大夫家不以为节，特吏人、医家、富商、大贾聚会宴饮，其所尚者食羊头签而已。

○七月

七夕。潘楼前卖乞巧物，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，至七夕前三日，车马不通

行。相次壅遏，不复得出，至夜方散。嘉中，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马行者，开封尹得其人，窜之远方。自后再就潘楼。其次丽景、保康诸门及睦亲门外亦有乞巧市，然终不及潘楼之繁盛也。夫乞巧楼多以采帛为之，其夜妇女以七孔针于月下穿之，其实此针不可用也，针褊而孔大。其余乞巧，南人多仿之。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，端正细腻，京语谓之摩侯罗，小大甚不一，价亦不廉。或加饰以男女衣服，有及于华侈者。南人目为巧儿。

○八月

中秋。京师赏月之会，异于他郡。倾城人家子女，不以贫富，自能行至十二三，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。登楼，或于中庭焚香拜月，各有所期。男则愿早步蟾宫，高攀仙桂，所以当时赋词者有“时人莫讶登科早，只为嫦娥爱少年”之句。女则澹伫妆饰，则愿貌似嫦娥，员如皓月。俗传齐国无盐女，天下之至丑，因幼年拜月，后以德选入宫。帝未宠幸，上因赏月见之，姿色异常，帝爱幸之，因立为后。乃知女子拜月，有自来矣。旧传是夜月色明朗，则兔弄影而孕，生子必多。海滨老蚌吐纳月影，则多产明珠。比明年采珠捕兔者，卜此夕为验。

○九月

重阳。以酒果糕等送诸女家，或遗亲识。其上插菊花，散石榴子、栗黄；或插小红旗，长二三尺。又以泥为文殊菩萨骑狮子像，蛮人牵之，以置糕上；或以圣像不可褻黷，每糕上作小狮子形数个，或为泥鹿。是日，天欲明时，以片糕搭儿头上，乳保祝祷之，云：“百事皆高”。

○十月

旧俗：十月朔开炉向火，乃沃酒及炙膋肉于炉中，围坐饮啖，谓之暖炉。至今民家送亲党薪炭、酒肉、缣绵，新嫁女并送火炉。

○十一月

冬至前一日。云冬至既，号亚寒，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为夜除，大率多仿岁除故事而差异焉。鄙人自冬至之次日数九，凡九九八十一日，里巷作九九词。又云“九尽寒尽，伏尽热尽。”冬至。都城以寒食、冬至、元旦为三大节。自寒食至冬至久无节序，故民间多相问遗。至岁除或财力不及，不复讲此。俗谚有“肥冬瘦年”之语，盖谓冬至人多馈遗，除夜则不然也。人家是日多食馄饨，故有“冬馄饨、年不不毛”之语。开封俗语：“新节已过，皮鞋底破。大担馄饨，一口一个。”百官是日如元旦，天子受朝贺，俗谓之“排冬仗”。百官皆衣朝服贺。毕，百官以次就坐，酒五行，太常以乐侑觞。

○十二月

除夜。旧传唐明皇是夕梦鬼物名曰“钟馗”，既觉，命工绘画之。至今人

家图其形，贴于门壁，亦有用绡为图者。禁中每岁前赐两府各一，又或作钟馗小妹之形。除夜，京师民庶之家，痴儿女多达旦不寐，俗谚云“守冬爷长命，守岁娘长命。”

●卷五琐闻异闻

○日林国怪石

其国在淮东北四万里，国西南有怪石，方数百里，光明澄澈，可鉴人五脏六腑，亦谓之“仙人镜”。其国人病，照之遂见其疾起于某处脏腑，即自采神草饵之，无不愈焉。

○赐辅国玉辟邪

肃宗赐李辅国二玉，名辟邪，各长一尺五寸，奇巧殆非人间所有。其玉之香可闻于数百步，虽秘之于金匱玉函，终不能掩其气。或以衣裙误拂，则芬馥经年；纵浣濯之，亦不消歇。辅国常置座侧。一日方巾栉，忽一大笑，一悲号而涕泗交下。辅国恶其怪，碎如粉，以投厕中。其后常闻悲痛之声，不周岁而辅国死焉。初投玉屑时，为嬖孽幕客宫人知物异常，隐留二合。后为一朝士知之，以钱三十万买去。后朝士以事将伏诛，其香化为白蝶数万，竟天而去。

○碧芙蓉为异

唐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。芸辉，香草也，出于于阗国。其光洁如玉，入土不朽烂，舂之为屑以涂壁，故号“芸辉”焉。而更构沈檀为梁栋，饰金银为户牖，内设悬黎屏风，屏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桺，结络以真珠瑟瑟。其为精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而服玩之奢侈，拟于帝王之家。“芸辉”之前有池，悉以白石砌其岸，中有花，亦类白，其色红，大如牡丹，不知何自而来。间有碧芙蓉香洁，菡萏伟于常者。载因暇日凭阑以观，忽闻歌声清响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。其曲则《五树后庭花》也。载惊恶既甚，遂剖其花，更无所有。即秘之。及载诛死，其家逸奴言其实。

○奉天之讖

德宗因朱Γ之变幸奉天。有知星者奏上曰：“逢林即住。”上曰：“岂可令朕处林木间乎？”曰：“不然，但以地名亦应也。”及奉天尉贾隐林谒上于行在，上观隐林气宇雄俊，兼是忠烈之家，而名亦应知星者语，上因延于卧内，以探筹略之深浅。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，陈攻守之策，上奇之。隐林因奏曰：“臣昨夜梦日坠于是，臣以头戴日上天。日，陛下也。陛下此来，事契前定。”奉天之难，后果符于隐林之梦。

○诗讖

泽潞有僧号普满，随意所为，不拘僧相。或歌或笑，莫喻其旨。以言事往往有验，故时人比为万回。或于佛舍中醉题诗数篇而亡去，但记一诗云：“此

水连泾水，双珠血满川。青牛将赤虎，还号太平年。”朱Γ、朱滔兄弟乱，乃知其讖。“此水”乃“Γ”字；“泾水”自泾州兵乱；“双珠”，Γ兄弟也；“青牛”，乙丑岁，乙木、丑牛也；次年丙寅，乃丙火、寅虎是也。

○神仙术

顺宗好神仙，闻有处士玄解，上召至，B发童颜，气息香洁。常乘一黄牝马，粗高三尺，不啖刍粟，但饮醇酎，不施缰勒，唯以青毡藉其背，常游历青兖间。与人语千百年事，历如目击，知其异人，遂令召入宫。处九华之室，设紫茱席，饮龙膏酒。上每日亲自谒问，颇加敬仰，未尝以君臣之礼相关。上因问曰：“先生春秋既高，而颜色不衰，何也？”玄解曰：“家于海上，常种灵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”即于衣间出三年药实，为上种于殿前，沃以长安酒，覆以金盘，戒于帝曰：“慎勿令人开视。”经七日，令帝斋沐焚香，启盘视之，灵草已成，异香芬馥，自帝之外皆不与见。玄解请上随心饵之，颇觉神验，由是益加礼重。玄解一日，辞归东海，上未之计：。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采绘华丽，间以珠玉，因元日与玄解视之。上指蓬莱曰：“若非上仙，无由得及此境。”玄解笑曰：“三岛咫尺，谁曰难及。臣虽无能，试为陛下一游，以探物象妍丑。”即踊体空中，渐觉微小，俄而入于金银阙内。左右连声呼之，竟不复有所见。上追忆叹恨，仅成羸疾，因呼其山为“藏真岛”，并焚凤脑香以崇礼敬。旬日，青州奏云：“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。”

○金玉屑化为胡蝶

穆宗殿前种千叶牡丹，花始开，香气袭人。一朵千叶，大而且红。上每视，必嘉叹曰：“人间未有。”后宫禁中，遇夜常有黄白蛺蝶计万数飞集于花间，辉光照耀，达曙方去。宫人竞以罗巾扑之，无有获者。上令张网于空中，遂得数百于殿内，纵嫔御追捉以为娱。迟明视之，则皆金五片也。其状工巧，无以为比，而内人争用绛缕绊其脚以为首饰。夜则光起妆奁中。其后开宝厨，睹金属五屑，将有化为蝶者，宫中方觉焉。

○雕木为技剧术

韩志和，本倭国人也。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，饮啄动静，与真无异。以关戾置于腹中，矜之，则凌云奋飞，可高百尺，至二百步外，方始却下。兼刻木作猫儿，以捕鼠雀。何郎中异其机巧，遂以事奏。上睹而悦之。志和又雕蹋床，高数尺，其上饰之以金银采绘，谓之“见龙床”，置之则不见龙，蹋则鳞鬣牙爪俱出。始进，上以足履之，而龙矫矫若得风云之状。上虽爱之，其心怖畏，遂令撤去。志和伏于上前曰：“臣愚昧，致有惊惧圣躬。臣愿别进薄伎，稍娱至尊耳目，以赎死罪。”上笑曰：“所解何术，为我作之。”忘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，方数寸，中有物名“蝇虎子”，不啻一二百焉。其形皆赤

，云丹砂啖之。乃令为五队，令舞《梁州》。上令召乐工举其曲，而虎子盘回宛转，无不中节。每遇致词处，则隐隐如蝇声，及曲终，累累而退，若有尊卑等级。志和臂虎子于上前，猎蝇于数百步之内，如鸱捕雀，无有不获。上喜其有可观，赐以采帛银碗。志和出宫门，即转以与人。后复诏志和，不知所在。

○酒山紫海之异

南昌国有酒山，盖山有泉，其味如酒，饮之甚美，醉则经月不醒。又有紫海，水色如烂椹，可以染衣，其龙鱼龟鳖、砂石草木，无不紫焉。

○黄金蛇

开成初，宫中有黄蛇，夜自宝库中出游于阶庭间，光彩照灼，不可擒捕。宫人惊怪，掷珊瑚系之，如击断其首。熟视，并失所在。明日，宫人具以事告宪宗，令遍搜库中，乃得黄金蛇，珊瑚贯其首。上熟视而思之，昔隋炀帝为晋王时，以黄金蛇赠陈夫人，不知此蛇得自何处。左右因睹颌下有“〈广婪〉”字，上蹶然曰：“果不失朕所言耶。阿〈广婪〉，炀帝小字也。”上之博学敏悟，率多此类。遂命取玻璃连环，系于五彘之前足（以彘能啖蛇也），其后更不复见矣，

元藏几沧洲遇仙

处士元藏几，自言是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，隋炀帝脱官奉信郎。大业元年为海使判官，遇风浪坏船，黑雾四合。同济者皆不救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，始经半月，忽达于洲岛间。人问其来，则藏几具以事对。洲人曰：“此乃沧洲，去国已数万里。”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，而神气精爽焉。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三月，地土宜五谷，人多不死。亦出风皇、孔雀、灵牛、神马之属，又产分蒂瓜。瓜长二尺，其色如椹，一瓜二蒂。有碧枣、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缝掖衣，又戴飞游冠，与之话中华事，则历历在目前。所居或金阙银台、玉楼紫阁，箫韶之乐是奏，饮之以香露之醪。洲侧有久视山，山下出澄绿水，其泉一百步，亦谓之“流绿渠”。虽投之金石，终不沈没，故洲人以瓦铁为舟舰。又有良金池，可方数千里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，其中有四足鱼，有金莲花。洲人研之如泥，彩绘光影，灿烂与真金无异，但不可入火而已。更有莲茎出，其花如蝶，每微风，则动摇如飞。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，则语曰：“不戴金莲花，不得到仙家。”又以强木造舟楫，其上多饰珠玉，以为游嬉。强木，不沈之木，若方一寸，以百斤之石缆之，终不能没。藏几淹驻既久，忽思中国。洲人遂制浚风舸以送之，激水如箭，不旬日即达于家。问其国，乃皇唐子孙，皆疏属也。

○罗浮先生

罗浮先生年数百而颜色不衰。立于床前，则发垂至地，坐于暗室，则目光

可见数丈。每采药于深岩峻谷，则毒龙猛兽往来卫护；或晏然居家，人有具斋邀之。虽一日百处，无不分身而至。或与人饮酒，则出一壶，才可容一二升，纵客满座，而倾之弥日不竭。或他人命饮，即百斗不醉。夜则垂发于盆中，其酒历历而出，曲ろ之香辄无减耗。及上召入内庭，遇之甚厚。及退，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。先生方休，忽起谓中贵人曰：“皇帝又令老夫射覆盆地。”中贵人皆不喻其言。果而上召令速至，而先生才至玉阶，谓上曰：“盆下白鹊，愿陛下早放。”亡笑曰：“先生早知矣。”坐于御榻前，上令宫人侍汤药。宫人有笑先生貌古布素者，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；须臾忽变成老妪，鸡皮鲐背，发鬓皓然。宫人悲骇，流涕上前不已。上知宫人之过，促令谢告先生。久而容质却复如故。上国语京师无豆蔻花及荔支，俄顷袖中出二花，皆连枝叶，各数百，鲜明芳洁如新折下。又尝赐食甘于，先生曰：“臣山中有者，味愈于此。”上曰：“朕无复得见矣。”先生遂以上前碧玉瓿以宝盘覆之，俄顷撤盘，即甘子至矣。芳香满殿，其状甚大。上食之，叹其甘美无比。

○懿宗佳讖

唐懿宗，其意度甚厚，形貌瑰伟。在藩邸时，疾疹方甚，而郭淑妃见黄龙出入于卧内，上疾愈。妃异之，具以事闻。上曰：“无泄是言，贵不相忘。”又尝大雪盈尺，而上寢室上辄无分寸。诸王见者，无不异之。

○九玉钗

同昌公主九玉钗上刻九鸾，皆九色，有小字曰：“玉儿。”工乃巧丽，殆非人工所制。原其来，乃金陵人以献，公主酬之甚厚。一日昼寝，梦绛衣女奴授语曰：“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。”及觉，具以梦中之言言于左右。洎公主薨，其钗亦亡所在，左右因以语于人，或云：“潘妃小字玉儿也。”

○闻步辇香

中贵人者，一日同辈买酒，饮于广化旗亭。忽相谓曰：“坐来闻香，何太异也。”同席曰：“岂非龙脑耶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余幼给事于嫔御宫，常闻此香。未知今日何由而致，愿问当炉者。”遂云：“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。”中贵人共视，益叹其异。

○九花虬

安禄山僭乱，郭子仪有功。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子仪。九花虬者，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所贡，额高九寸，毛拳如鳞，头颈骏鬣，真虬龙也。每一嘶，则群马耸耳。以身披九花纹，故号“九花虬”。子仪知“九花”之异，固陈让者久之。上曰：“此马高大，称卿仪表，不必让也。”后复京师，上坚以马赐之，所以崇功臣也。

●卷六禅林丛录

○贺叶僧下山娶尼疏

鸠罗什方唱宗禅，石勒辄资其法种；摩登伽密持神咒，阿难果动其淫躬（摩登伽女事见《楞严经》第二卷）。若还超最上一乘，管取得个中三昧。共惟好龙胄子，坠鹊外孙（叶僧乃张家甥）。习孔习周（叶始作儒），期壮行其幼学；逃杨逃墨，觉今是而昔非。因礼拜顿悟伸（音敲，脚也），悔和尚几成弹指。说甚无退转，不如归去来。世路多歧，须藉与权而蹋白（与权，行者名，先叶下山）；爱河无底，且教大岳以识深（太岳，行者名，先归俗）。翻香火因缘，扶起莘繁祭祀。虑无后之为大，知为养之有时。二十年桎梏者寮（乃所居寺中寮名），恶时易过；千百度风流旧事，熟处难忘。非缘礼膝升肩，未肯开心见胆。不可思也，迨其谓之。虽难结发成亲，也且逢场作戏。况包氏周氏（尼本姓周，后随师姓也），从来经卷分明；而药师本师，在处针医工巧（叶僧俗家能医）。袖捶两下拈出，伐斧一上做成。莫非旧日家风，总是前生匹配。大迦叶笑翻牟尼佛，眼中花蕊大作么生；观世音嫁与马家郎，手里杨枝且拈放著。飞锡归来无住相，步莲移处稳双栖。落柏信佳期，雨花徒尔幻。阳台雨过，一班两点上清净身；阆苑春浓，万语千言出广长舌。见佛子真相于龙华会上，讲村人世法于狮子座前。手中甘旨，口不虑粗蔬；肚里雷鸣，也不关稀粥。此时童女有如菩萨现前，他日大儿管取如来抱送。喜动萱堂之上，谣腾梓里之间。歆教象弟钉船，恼得马爷荡桨（弟有妻父跛，名马，故云）。东山上讨这话头难得，画图中描这变相不成。傥余白日工夫，重理青云事业。但作官人朝九陛，勿拈束衲绦儿；若闻虞候报三更，休把念经篋子。自余贺语，未易敷陈。

○弃吏为僧疏

法门四辟六通，任教扬击；爱网千缠万缚，岂意脱身。从教日往月来，频觅昨非今是。大木尊者便辞母，香求和尚急抛妻。等闲钟鼓度朝昏，何必阶墀还卯酉。文书休诉，从头检点佛书；符印请归，一任掌持心印。

○化度牒疏

添丁一男子，猛弃了削发披缁；佐国八百缗，独奈何易衣并食。欲成就这平生好事，须打破大檀越怪囊。若是员融，不著众生相、寿者相、有我相；直须乐施，共结见在因、过去因、未来因。

○僧化结路建桥疏

这一条行路乃万代安津，殊涂同归，举足蹋著。只为间多泞泥，所以难济；往来直须高架横桥，庶得同登彼岸。卒乍间教一下手，好这一段话头；衷私里愿我发心，须藉大家结末。无钱难为作耍，有铁方可做针。用仗半句一言，自效善财童子；不惮千门万户，皈投多宝如来。直下承当，管有归着。纸糊

门扇，丝绵也不通风；铁铸葫芦，涓滴实无漏水。将见下盘基，巩金石于千年；上檐楹，跨虹霓于万丈。作大方便，无上因缘。

○了禅师与觉和尚下火

这汉是建州建阳措大。放下廖叔公手中短棒，脱除庞居士头上乌纱，不以选官为名，以选佛为究竟。寻常室中，问渠狗子无佛性；渠云去不得，如银山铁壁相似。今也银山已摧，铁壁已开，只解恁么去，不解恁么来。恁么去，则诸人皆见，恁么来，则作么生。假饶吃了大丸丹，不免髑髅百杂碎。

○永长老与吏人下火

生平说条念贯，死后一场公案。今朝木匣盛来，却教老僧判断。已觉发，未觉发，已结正，未结正。我佛自来慈悲，一时并皆放散。

○醉僧溺死与下火

生平波波劫劫，只爱瓮头春雪。今朝忽过赵州桥，却去石根上践滑。虽然随波逐流，难免灰飞火灭。大众还识这沙弥下落处么，（喝）明朝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。

○崇荐龚老与傅磨下火（姓吴）

公年六十有九，作个风流魁首。门迎珠履佳宾，坐列红妆玉友。几年弄色成空，一旦闲花费柳。今朝时节到来，未审作何分割。吴公若向这里分割得下，涅无异路，生死共同涂。其或未然，寿山老汉为下注脚。（良久云：）

五五相交不自知，任人呼唤不扬眉。

铁船渡海无踪迹，寒食相逢有定期。

○僧与妓弟下火

浓妆淡抹暗生尘，难买倾城一笑温。

弦管丛中消白日，绮罗帐里醉黄昏。

生前徒结千人爱，死后谁怜一点恩。

惟有无情天上月；更阑人静照幽魂。

○崇和尚与妓下火

送汝上天堂，玉皇不待客；送汝入地狱，阎罗道九百。赠汝一把火，前路自擘划。（喝）须臾烟灭灰飞，莫念从前相识。

○僧赞子母遭焚偈

夜深方锁绿窗猴，魂逐庄周蝶梦游。

恍惚有声罹大患，□□□□□□□。

风回焰烈三更后，烟灭灰飞万事休。

子母不须长抱恨，火光三昧许同修。

○居士夏月举火

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，生死两头俱领过。即令拨转上头关，谁人且道是甚么，是甚么。为说破，木人昨夜问三台，拍手起来唱哩。（某人）醒则个，灰飞烟灭事如何，云耸奇峰千万朵。

○与女人举棺

诸人还见么，若也于斯见得，本无男女相。逃出死生关，截断恩爱河。直到涅槃岸，其或未□□□□为添个□□欲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不须身外觅善提，他家自有通霄路。

○撒土

人假地水火风，不免生老病死。生时因土而生，死后复归于土。只此土还知否，结而为山为岳，散而为州为府。在天则为五行之中，在地则为万物之主。中央戊己独称尊，何物不归一点子。即今撒向此佳城，万代儿孙由荫注。贵者从兹贵，富者从兹富。奇山秀水尽来朝，吉曜善人常拥护。要知虚魄拟何归，不涉一尘归净土。

○祭逃禅虚一居士文

敬附壶山，以解脱香一炷，寄诸占城国未灰底木头；以说心露一瓿，寄诸北苑已规之灵草。拈献逃禅堂上，告奠于大方广翁虚一之灵。惟灵之来，一无所著，惟灵之去，一无所缚。傲睨乎万物之游，嬉笑乎山林之托。五十三年，筑著翻却。人皆谓虚一之死生，余独谓虚一之信，往来之脚，春至水生，霜降水落。是即一水作么盈涸，一点英灵万古不错。兹虚一无用之用，其诸用者，亘天地之寥廓。又何呜呼，复何哀哉。

○赞陈都院居士画像(字瑞友)

瑞友写出喜神，却就居士觅赞。虽然一法元无，也且据款结案。几多身在公门，只念别人条贯。唯公明眼难瞒，却解自家判断。跳出酒肉林中，藏经手不释卷。时时方便门开，利益众生无限。更有一著高人，虽佛亦难赞叹。（噢）时人欲识旧庞公，便是如今这老汉。

○雕佛余钱度僧语

稽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证果香山，现身南海；大慈悲而度众生之厄，化手眼而救父王之恩。救苦寻声，现身设法，瞻仰者罪消尘劫，持念者福聚河沙。凡有皈依，必蒙殊胜。欲雕圣像，须藉檀那。垂只手以共转法轮，为十方而作大佛事。每成半臂，总化一千。妆严紫金色身，成就白玉毫相。所余财贿，愿结僧缘。用资地上布金人，方了殿前戈可草意。若得一时喜舍，便教两处员成。不唯菩萨相无伦，抑使比丘身得度。欲了向上事，须是个中人。

○冯相坐禅近代冯相于中书退朝之暇，未始不以坐禅为念。故天下万口一辞，遂以冯长老之名归之。况冯相平日自有诗曰：“公事之余喜坐禅，少曾将

胁到床眠。虽然现出宰官相，长老之名天下传。”

●卷七平康巷陌记

○平康总序

平康里乃诸妓所居之地也。自城北门而入，东回三曲。妓中最胜者，多在南曲。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，各有三四厅事，前后多植花卉，或有怪石盆池，左经右史，小室垂帘，茵榻帷幌之类。凡举子及新进士、三司幕府，但未通朝籍，未直馆殿者，咸可就游，不吝所费，则下车，水陆备矣。其中诸妓多能文词，善谈吐，亦平衡人物，应对有度。及膏粱子弟来游者，仆马繁盛，宴游崇侈，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，有登甲乙第者关送天官氏，设春闱（天官氏，礼部侍郎）。近年多延至中夏，新贵眷恋狂游稍久。京中妓籍属教坊，凡朝士有宴聚，须假诸曹署行牒，然后致于他处。唯新进士设团，雇吏便可牒取，取其所辟之资，则可倍于常价。

中曲者，散乐杂班之所居也。夫善乐色技艺者，皆其世习，以故丝竹管弦艳歌妙舞，咸精其能。凡朝贵有宴聚，一见曹署行牒，皆携乐器而往，所赠亦有差。暇日群聚金莲棚中，各呈本事。来观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，就中有妖艳入眼者，俟散访其家而宴集焉。其循墙一曲，卑下凡杂之妓居焉。三曲所居之妓，系名官籍者，凡官设法卖酒者，以次分番供应。如遇并番，一月止一二日也。

○序妓子母所自

诸妓所指占厅事，皆用彩板以记国忌日。妓之母皆假母也（京师俗呼为“爆炭”，不知其因，意者以难姑息故耳），以妓色苍狡悍者为之。诸女自幼丐育，或佣其下里（佣，雇也）贫家。常有无无之赖潜为渔猎，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，后以转求厚赂，误缠其中，则无以自脱。且教之歌，久而卖之。其日赋甚急，微涉退怠，鞭扑备至。年及十二三者，盛饰衣眼，即为娱宾之备矣。皆用假母姓，从便呼以女弟女兄，为之第行。诸母亦无夫，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郎将辈主之。或私蓄侍寝者，不以夫礼待。多有游惰者，于三曲中而为诸媪所养，俗呼为“庙客”，不知何谓。

○妓期遇保唐寺

诸妓举止，与诸州府饮妓大不侔矣。然其羞匕箸之态，勤参请之仪，或未能尽去也。此里之角妓，则对公卿与举子，共自如也。俟其升朝，始为参礼。此曲诸妓，以其出里艰难，每遇南街保唐寺有讲经之便，多以旬之八日相率听讲。览者皆纳其假母一缗，然后得出。其他所，必因人而游也（或措大与之同行，则须为下牒而纳资于假母）。故保唐寺每月三八日士子极多，尽有期于诸妓也。同归每席以五为率，继作则倍之。此略言其小小者，至于盛设芳筵，则

有不可胜计。

○诗赠团儿二女

王团儿居前曲第一家也，朝官多居此里。团儿有二女，长曰福娘，字宜之，甚洁白，卡约合度，谈活清雅，且有体裁。崔侍郎（儋）尝于座上赠诗曰：“怪得轻风送异香，娉婷仙子曳霓裳。唯忧错认偷桃客，曼倩曾为汉侍郎”（儋时为内庭户部侍郎）。次曰小福，字能之。能之风姿亦甚聪慧。予在京时，群从少年同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，与二福环坐，清淡雅饮，尤见风态。予尝赠宜之诗曰：“采翠仙衣红玉肤，轻盈年在破瓜初。霞杯醉唤刘郎赌，云髻慵邀阿母梳。不怕寒侵缘带宝，每忧风至倩持裾。漫图西子晨妆样，西子容华怎得如。”因此得诗甚多，颇以此诗为称首。宜之后于窗左泥红墙请余题诗，且戒之曰：“无甚艳逸。”予因题三绝，如宜之自述云。其一云：“移避回窗费几朝，指环偷解博兰椒。无端斗草输邻女，便被拈将长步摇。”其二曰：“寒绣红衣饷阿娇，新团香兽不禁烧。东邻起样裙腰阔，剩蹙黄金线一条。”其三曰：“试共卿卿戏语粗，画堂连遣侍儿呼。寒肌不耐黄如意，白獭为膏郎有无？”题诗后尚有余壁末题。翌日诣之，忽见自以玉管题诗曰：“苦把诗章邀勒人，吟看好个语言新。虽然不及相如赋，也直黄金一二斤。”宜之每遇宴集之际，常惨然悲郁，如不胜任，久而不已。静而询之，乃曰：“妾安能郁郁久居此耶？托身无主，每自思之，得不为之悲叹”他日密以红笺授予，乃诗，曰：“日日悲伤未有图，懒将心事托凡夫。非同覆水因收得，只问郎君有意无。”余未答，宜之含泪曰：“妾名不系于官籍，倘蒙君子不鄙贱陋，费用妾自为之。”余因谢之曰：“甚愜所欲，但家有严君，亦非举子所为。”宜之低眉泣下，不复有言，白片情意顿薄。其夏，余西之洛阳，再集宴于宜之家。酒酣，数相属曰：“此次难于再会。”呜咽而别，冬初还京，果为豪家之子主之，不复可见。至明年上巳，因与亲朋修禊曲水，闻林棚丝竹，因而视之，见宜之在焉。因子棚后候其女奴而询之，乃曰：“张街使郎君置宴”（曲中诸女，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假母，谓之买断，但未免官使，不复私接宾客也）。须臾见女奴复在棚后，私谓予曰：“来日可到前曲街使门首”。诘早诣其里，果见宜之在门。予立乘与语，宜之团红巾掷余，即别。视之，乃诗，云：“久试恩情欲托身，已将心事再三陈。莲根既没移栽分，今日分飞莫恨人。”余览之，怅然而已。

○诗赠赵降真

赵降真住于曲中，善谈谑，能文词，常为饮筵之最。姿容虽常常，但酝籍不恶，时贤推尚之，因增其声价耳。郑仁表席上赠诗曰：“严吹如何下太清，玉肌无暑五铢轻。虽知不是流霞酒，愿听云和瑟一声。”

○岛仙少有诗名

岛仙字清卿，蓬仙之女弟也。素为三曲之尤，而又辩惠，往往有诗句可称。为女儿时为新月诗，有“待得团员时候，樽前问这时节”之句。后为万年县郭进思所纳，置于他所。岛仙在倡中，狂劣特甚，及被拘系，未能息心。进思又主繁务而有正室，到岛仙处亦稀，每有旧相识经从其门者，多于窗隙间招呼，或使人询讯，亦以巾笺送遣。

○举举善辩

郑举举居曲中，常与赵降真善，亦喜琴瑟，而肤体充博，貌非品流，但巧谈谐，亦为朝士所眷。时有名贤醪宴来访，工致君、赵崇等皆在席。郑礼臣初入内庭，矜夸不已，致君诸人皆不能对，甚减欢笑。举举知之，乃下筹指礼臣曰：“学士言语母乃得色，然学士虽一时清贵，亦在人耳，至如争鹭（音只）、刘承雍，亦常为之，又岂能增其声价耶？”致君等跃起，喜不自胜。礼臣因引满白饮，更不复言，于是极欢，及暮而罢。致君各出采帛以赠。乾符五年，孙渥为状元，与同年多访其馆，预盟不至者且有罚金之约。一日同年鲁应之不获预席，状元行罚，鲁乃置诗于孙状元曰：“未识都知面，频输复分钱。苦心亲笔研，得志助金钿。徒步为春赋，持杯给暮刍。力微多谢病，非不奉同年。”应之虽有词艺之名，无操守之誉，同年非旧识，必辞力窘，不遵状元罚金，故为此诗。曲中名妓之头角者为头知，又名都知，谓其分管诸妓名籍追名。当时郑举举、赵降真即都知也。曲中常价：每妓一席四，见烛即倍，新郎君又倍其数，故云复分钱也。凡席常数妓佐之。

○因娘轻率

因娘亦辈流中翘楚，而轻率猾，唯喜以手伤人肌肤。夏侯泽以甲科及第，与同辈访于因娘。因娘设宴尤盛，而泽性亦疏率，不拘言语。或因醉戏之，为因娘伤其面颇甚。明日期集师门，同年多窃视之，泽乃抗声曰：“昨因访因娘，戏伤泽面。”同年皆愕然，主司低首而哂，不能举者久之。

○常儿诗笔

常儿姓王，善诗笔，好读书，喜与能文之士谈论。有太学生李致主往来其家，后致主登科得仕荣归，作诗以别常儿云：“鱼钥兽环斜掩门，萋萋芳草忆王孙。醉凭青琐窥韩寿，间掷金梭恼谢鲲。不夜珠光连玉匣，辟寒钗影落瑶尊。欲知明慧多情态，莫役江淹别后魂。”常儿即和其诗，题于壁云：“长者车尘每到门，长卿非慕卓王孙。定知羽翼难随风，却喜波涛已化鲲。娇别翠钿粘去袂，醉翻金雀碎残尊。多情那更多离别，毋惜音书慰断魂。”

●卷八平康巷陌记

○德奴家烛有异香

杨德奴，南曲第五家居焉。颇为名辈口慕属，年华尚少，甘自退居。所居最宽洁，宾客翕然而至，其长女曰蓬仙，其为人心怀洒落，精神澹伫，似非尘俗中人。寻常举止亦自洁雅，由是见者多慕爱之。吴德远新第，年甚少，来访蓬仙，一见犹未深知蓬仙之隆贵。蓬仙亦以德远聪悟俊少，甚相知敬。及其芳筵一启，水陆备陈，及暮高烧银烛，长焰荧煌。座间忽闻香气逼人，盈室不识其香之所自来。因诘德奴，始知其香发自烛中。“此烛乃燕王府分赐，闻自外国所贡，御赐诸正府，因以相遗妾，故珍藏。今遇新郎君，敬以佳瑞为献。”彻夜清芳，蓬仙欢洽，举觞起舞，以劝德远。及宴散烛灰，而香气终不少灭。明日出游，所至无不嗟异德远身之余馥，乃知京华妓馆富贵繁华也如此。至今人有唱云“过平康巷陌绮罗丛，赢得佳人妙舞艳歌，争劝金钟”之词者，乃德远当时题蓬仙壁上之句。

○令宾能诗笔

颜令宾居南曲角，举止风流，好尚甚雅，亦颇见称于时。喜与笔研相亲，善草书。见诗书者必尽礼祇奉，多乞诗词于士大夫，常满箱篋。后以疾且甚，值春景时和，命侍女持坐于阶前，顾落花长叹数四，因索笔强题诗云：

气余三两喘，花剩两三枝。

话别一尊酒，相邀无后期。

因教小童曰：“为我持此诗出宣阳亲仁坊，凡逢见新及第郎君及举人，即呈之云：曲中颜家娘子扶病奉候郎君”。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：须臾至者数人，各令尽饮。至暮，涕泗持别曰：“我不久矣，若爱我，幸为哀挽以送。”寻卒。士夫持至数封，其母拆视之，皆哀挽之词，掷之于地曰：“能救我朝夕耶？”其邻有张□□□□□□□因取挽歌数篇，教挽柩者唱之，声甚悲怆。其一哀章云：

昨日寻仙子，而车忽在门。

人生须到此，香魄竟难论；

客至皆连袂，谁来为鼓盆。

不堪衿袖上，犹带旧眉痕。

其二挽章：

残春扶病饮，此席最堪伤；

梦幻一朝事，风花几日狂。

孤鸾徒舞镜，双燕懒归梁。

厚意虽全展，含酸奠一觞。

其三挽章：

奄忽那如此，夭桃正吐春。

捧心还动我，掩面托何人。

湿露谁歌薤，逝川宁问津。

临丧应有主，宋玉在西邻。

○苏苏和诗讥进士

王苏苏在南曲中，屋室宽博，庖饌有序，姊妹数人，亦颇善谐谑。有进士李标久在王大谏门下，暇日因与大谏弟侄同往访焉。饮次标题其窗，诗云：

春暮残花绕户飞，王孙寻胜引尘衣。

门中仙子多情态，留住刘郎不放归。

苏苏先未与李标识面，不甘其题，因谓之曰：“阿谁留郎君，莫乱道。”

取笔继之于后，诗曰：

怪得犬惊鸡乱飞，羸童瘦马老麻衣。

阿谁乱引闲人到，留住青蚨热赶归。

标性褊，头面通赤，命驾先归。后苏苏见王家郎君，即戏询曰：“热赶归汉在否？”

○妓因得诗增重

刘泰娘，南曲之北巷小家女也。彼曲素无高远者，人不知之。春日上巳，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游曲江，集宴寺侧。下辇而行，年齿甚妙，容色不凡。一时游人甚重，争往谑之，问其妓，诘之以居，乃知其为泰娘，门前独有樗树。予未几遇雨，诸妓分散。至暮，予有事北去，因经泰娘之门，适遇泰娘返舍。予因过之，举笔题其舍窗，诗曰：

寻常凡木最轻樗，今日寻樗桂不如。

一自品题人去后，定多长者往来车。

后士贵闻之，皆结驷于门矣，声名由是增重。

○潘琼儿家繁盛

潘琼儿，字琢玉，居南曲中。积资万计，三曲诸娟家之富盛者，终难及也。凡服饰器皿上埒朝贵。绍圣间阆州有华姓者，一举登科，双亲未老，荣来廷对。唱名才毕，与同年来游琼儿之家。车马荣耀，仆从甚多，曲中一时名妓亦皆歆羨。潘一见其才华之美，开华宴设盛饌以待之。凡乐籍之家，皆居于潘家之侧。□□□□□□盞次皆有乐色百戏佐之。及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意欢□洽明□徐□仆从取□□□□□因授琼儿曰：“常为我设一席。”潘计其直，才百余缗，笑与华曰：“儿家凡遇新郎君肯访蓬舍，曲中香火姊妹则必釀金来贺。此物粗足以为夜来佐樽利市之费，徐设芳宴未晚。”因呼咸至，支费各有等差，所余无几矣。华见琼儿费用奢广，心为之惊，私令其仆出而复至，报曰：“今日状元期集相国寺，从为曲江金明池之游。”华因得托故而出。潘后虽

数遣人召之，而华终不复到其所。潘亦不为之介怀也。是知平康妓馆实繁华之地，非可容易游赏也。

○惜惜钟情花月

（下阙）